



10111

明臣奏議卷之十一

綿州

孫桐生

纂

小峯甫

編輯

藏

受業

林懋森

惟

九甫

校刊

藏

論紅丸疏 天啟元年

禮部 尚書 孫慎行 武進

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責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為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為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日無能為天下後世解也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一

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為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主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輪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趨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机陷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誤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罟也竝急誅

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二

十一

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  
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  
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  
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皇無脫簪戒旦之  
德於殿下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  
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尙須  
乳哺而襁負之哉况睿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  
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  
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三

川川

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三王竝封之事今秉筆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竝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時竝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共責讓錫爵於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不責讓將竝封之事遂以定而予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人而令齋志以沒乎臣所以折邪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四

議者一也其次莫彰於張差闖宮之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放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剋之劑羣議洵洵

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倚先帝升遐又適有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議者四也先帝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才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國體何此楊漣等諸臣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爲無病之呻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也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五

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諂譁然雖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請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竝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實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紊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大孝過於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

折黃克纘請寬盜寶諸奄疏 天啟元年 御史 焦源溥 三原

光宗神宗元子也爲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神  
宗后也爲二后者爲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光宗后也  
爲一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貴妃三十年心事人誰不知  
張差持梃危在呼吸尙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忽傳皇祖封  
后之命請封不得治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  
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  
遂甘蒙不白之冤今卽厚待貴妃始終恩禮而鄭養性之都督不  
可不奪也崔文昇不可不磔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李選  
侍一宮人更非貴妃比如聖諭阻陛下於煖閣挾陛下以垂簾及  
凌虐聖母狀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卽爲選侍乞憐第可求曲宥  
前辜量從優典而移宮始末不可得而抹撥也盜寶諸奄不可得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六

而寬宥也若竟置諸奄弗問不幾於忘母乎

遼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  
月餉乃二十二萬遼兵盡潰關門宜募新兵薊鎮舊有額兵乃亦  
給厚糈召募舊兵以其餉厚悉竄入新營而舊額又如故漏卮可  
勝言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  
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誠度冗  
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裁冗吏核曠卒俾衛所應襲子弟襲職  
而不給俸又可得數十萬京邊米一石民輸則非一石也以民之  
費與國之收衷之國之一民之三關餉一斛銀四錢以易錢則好  
米值錢百惡米止三四十錢又其下腐臭不可食以國之費與兵  
之食衷之兵之一國之三總計之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况小民  
作奸欺漕卒漕卒欺官司官司欺天子展轉相欺米已化爲糶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七

沙土兼濕熱蒸變食不可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爲無用之一矣臣  
以爲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人有固志  
昔吳璘守天水縱橫鑿渠綿互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倣  
其制溝涂之界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新果之饒大可得抗扼之  
利敵雖強何施乎

請築甯遠城疏

天啟二年

督師大學士 孫承宗 高陽

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甯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甯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甯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甯遠衝與聲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內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八

陳守禦策疏 天啟

督師大孫承宗 高陽

拒敵門庭之中與拒敵門庭之外勢既辨我促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甯我遠而敵近甯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不能恢復遼左而甯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與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之間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眾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下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

九

言兵事疏 天啟

督師大 孫承宗 高陽

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畧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墮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闕無闕入而徐爲恢復計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十

一八八

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妄取此駕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詞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間闕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絲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妄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十一

八

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晉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

禮君父之讐不共戴天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曩李選侍氣毆聖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貴如之封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大義也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難彌留之際飲恨以崩試問李可灼之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之故用藥主使者誰恐方從哲之罪不在可灼文昇下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一也張差持梃犯宮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時乃劉廷元曲益奸謀以瘋癲具獄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語以賣薪成招矣其後復讐差供同謀舉事內外設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結黨連謀而士和輩悉抹去之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九廟震驚何物兇徒敢肆行不道乃爾緣外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輩珠玉金錢充滿其室言官結舌莫敢誰何遂無復顧憚睥睨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三

晚神器耳國泰雖死罪不容誅法當開棺戮屍夷其族楮其宮而至今猶未議及此先帝大讐未復者二也總之用藥之術卽梃擊之謀擊不中而促之藥是文昇之藥慘於張差之梃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乏劉成臣見陛下之孤立於上矣

比者風霾隘晦星月晝見大白經天四月魁六月冰山東地震畿  
丙靈濼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從明叛貴州則安邦彥叛山東  
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  
周嘉謨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  
典去王紀執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惓惓於三  
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猶加異數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  
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  
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筭耳西部索百萬  
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鑄錄之餉度支尙謂其過奢祖宗  
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  
矜疑之輩反以妬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三

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濫條遼陽之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  
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  
獻送之說也廣筭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  
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  
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  
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  
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姦才壞政者  
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姦奸報國者非惟不  
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有恨者沈淮賄虛受得進及  
受賈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偵裂之禍皆淮作俑而放流  
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閹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  
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

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  
沈望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卽  
從逢于於地下猶生之年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四

二十一

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踐阼臣及一燦以二十四日入閣適鴻臚寺  
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有進藥十分  
宜慎語臣等深以爲然卽諭之去二十七日召見羣臣先帝自言  
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至二十九日遇兩內臣言帝疾已大漸有鴻  
臚寺官李可灼來思善門進藥從哲及臣等皆言彼稱仙丹便不  
敢信是日仍召見諸臣問安畢先帝卽顧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  
舜又語及壽宮臣等以先帝山陵對則云是朕壽宮因問有鴻臚  
官進藥從哲奏云李可灼自謂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卽命傳宣  
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入診視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  
進臣等從出令與諸醫商確一燦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參半  
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與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

明臣奏請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五

108

調以進先帝喜曰忠臣忠臣等出少頃中使傳聖體服藥後暖  
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聖上恐藥力  
不繼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問  
再服復何狀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趨朝而先  
帝已於卯刻上賓矣痛哉方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  
命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籲天以禱臣子際此  
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抑且  
不以萌諸心念先帝臨御須臾旬月恩膏實被九域爲臣子者宜  
何如頌揚何如紀述乃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違迥驚疑之紛議不  
知謂當時若何情景而進藥始末實止如此若不據實詳剖直舉  
非命之凶稱加諸考終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皇上  
終天之念何以爲懷乞渙發綸音布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

成大疑編纂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出備位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六

州



風入銀融

乞休疏

天啟五年

大學韓 廣蒲州

臣備位綸扉咎愆日積如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紓宥  
旰憂忠直尙稽召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震霆怒後先諸臣之罷  
斥諭旨中出之紛更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  
持爲封還之贛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釋此不問責臣以協恭事同  
官以協贊同官奉詔以從事臣欲補過無由矣乞亟褫臣官爲佐  
理溺職之戒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五年

七

一八一

今日發下票本內有原任經略已正法能廷弼次男兆璧一本該臣等稟擬先是江西道御史饒京有遵旨具奏一疏內言廷弼遣骸未掩臣等已擬著家屬收葬蒙皇上御筆刪去茲當再擬不敢不具揭奏明臣等看得能廷弼身任經略因廣甯陷沒同撫臣王化貞訛擬大辟乙丑八月二十五日奉旨行刑傳首九邊失陷封疆已無餘罪若遺骸至今埋棄郊外不能歸葬則從來國法所未有卽令廷弼正法於今日皇上必倣古聖王掩骼埋胔之意重傷海內慈孫孝子之心許其歸葬臣等敢用稟擬准請益國典皇仁并行不悖似合如此未暇深陳廷弼之舊事也若廷弼當日罪案始末亦有可言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巡按遼東時早策必有後患請核地界請飭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人莫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五年

六

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敗沒皇祖用今督臣楊鶴言召起廷弼代鎬廷弼在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大有起色會皇祖賓天廷議以廷弼緩於奏凱攻之使去袁應泰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滬必不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旣失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復任經略時撫臣主進戰廷弼主固守羣議皆是撫而非經廷弼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撫臣兵十三萬駐廣甯過河之役廣甯潰右屯困之亦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以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卽不然支撐甯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圖桑榆之晚效乃張皇風鶴偕化貞并馬入關其意以爲我國嘗言之言之而不聽罪或當未減此則廷弼私心短見挾曖昧之

淺衷悞封疆之大計其究竟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公論亦以此  
今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臨難鮮忠者之炯戒矣然使誅延  
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堂堂正正偕同事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  
原猶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賊拷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陷  
併旣又以刊書惑眾借題偏殺身死尙懸坐贓十七萬辱其妻孥  
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延弼死未心服海內才臣義士亦多憤  
惋竊歎特以封疆二字礙口未敢訟陳於皇上之前耳臣等竊平  
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驅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  
不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爭言大事如其家  
事身事似猶此善於彼魏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只爲爵祿二字  
靡然從風廷弼一長繫待決之人屈撓則生違抗立死乃終不改  
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使腸猶未盡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五年

元

混今縱不敢深言而傳首已踰三年收葬原無禁例則聖明必在  
垂仁臣等所以媿媿及此者以茲事雖屬封疆於邪正本末陰有  
關係皇上天縱英哲數年以來是非功罪之林悉在洞鑒或未以  
臣等爲深謬也伏望俯宥瀆聒裁察施行臣等不勝湯切悚惶之  
至

白楊鎬失地喪師開鐵淪沒其情形危急誠有百倍於此時者乃熊廷弼受命田間倉皇赴召單騎出關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不致躡入何前此垂危之遼彼不知其所攻今日堅備之瀋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略有太過人者矣使廷弼得終其位決不敗壞至此然昔之論廷弼者猶曰風聞及查勘已明而讒搆復起甯壞朝廷封疆必不肯消胸中畛域甯甘心以遼陽與他人必不肯平氣以議論寬勞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兵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川〇川

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  
不得措手足呼號曰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  
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  
戰卽戰勝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  
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  
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  
當一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  
隨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進不知所以守  
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故今  
曰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  
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二年

三

川〇又

劾張鶴鳴疏

天啟三年

江表謙

鶴鳴一入中樞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謬既乃兇狠而動殺機明知  
西部間諜俱虛戰守參差難合乃顧自欺以欺朝廷何處有機會  
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驅經畧以出關而  
不肯付經畧以節制既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  
破壞封疆之罪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  
卽此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若悞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  
人罪案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眞僞誰與辨之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閣臣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上日

修如鶴忠賢構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賜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

忽化爲飛星墮日之慘傳聞忠賢與客氏實有陰謀是陛下且不  
能保其子嗣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  
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  
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犬馬况  
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  
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  
牌坊鐵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坐地僧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廳中書明日應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詭赦之館目不識  
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  
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柳之法戚畹家人斷首畢命意欲誣陷  
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輿大獄矣  
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淨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

### 明臣奏議

####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五

十一

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  
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楹阱恣意撈掠視  
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  
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儒  
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  
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  
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白  
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  
教輩投醜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不至與同文館之獄刑黨  
錮之碑而不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  
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王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

海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和制不蓄  
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澹創立內操藪匿奸宄安知無大  
盜刺客謀爲不軌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寒心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壅道人以爲大  
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  
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  
養虎兕於肘腋聞乎此又寸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  
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五

人步

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  
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  
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  
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  
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膺小醜令中外大小  
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勲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  
法並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甕三戚晚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耳

再劾魏奄疏

天啟三年

御史周宗建 吳江

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已者鞏乃劾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册思一網中之又爲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則劉弘化爲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鳴等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爲首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旣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是察典不出於朝廷乃鞏及進忠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進忠之恨是察典借廷弼欲一奔陷之鞏又因臣論及王安笑臣有何爪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鞏卽心曠進忠何至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卽進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一 大罪案鞏之媚進忠卽此可爲証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最僥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卽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賜江秉謙侯震腸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鄮逐矣近且扼孫慎行盛以宏而絕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尙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鞏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逼驅除善類天下事尙忍言哉

劾魏奄疏 天啟三年

御史 黃尊素 像

天下有政歸近倖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洵洵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注柴柵旣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川メシ

論萬璵冤死疏

黃尊素

律例非叛逆十罪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萬璵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爲之世祖神宗之朝張璠嚴嵩張居正爲之奸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制其別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郎移之國家燼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棺還鄉燼死且不朽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五

學校者天下公議所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  
漣劾忠賢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  
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黨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  
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  
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  
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  
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  
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  
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祖遂不動  
聲色而成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  
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明文上

不禮羣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  
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  
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卽不如劉瑾之誅  
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

方今遼土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磔未息西部之賞未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噪而弗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行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羣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尙可爲也今天下做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靈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水今動議增官爲人營窟紛紛遷徙名實乖張自登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饗又不知幾十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三

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祇工媒孽而縱通逃禮兵司屬添

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才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

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  
 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  
 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  
 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  
 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  
 夫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  
 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

明臣表議

卷之十一

三

劾魏奄疏天啟三年

工部  
郎中萬  
燬南昌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况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狻而貪  
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痍磨子弟  
則一世再世賚廩養則千金萬金毒通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  
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  
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  
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斬不肯予閒過香山碧  
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宏厥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  
佛宇璇題耀日珠網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已墳墓則如此爲先  
帝陵寢則如彼可談談讓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  
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尙可一日留左右耶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十一

十一

論遼東經撫去留疏

天啟三年

給事 侯震賜 嘉定

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替其條晰陳奏以聽吏議據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延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畧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畧授化貞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延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債國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五

再論王化貞疏

天啟

侯震賜

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既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廢庫已竭其能亦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令率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奏

一三三

劾客氏 魏奄疏 天啟三年

御史 王允成 澤州

內廷顧命之壇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顧命之老中旨趣  
 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為馳騁之資誰啟盤於游田之漸以大  
 臣為釋忿之地誰啟拂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  
 灌邵輔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  
 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  
 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並削職為  
 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一豎也科臣遷改自有定叙給假推陞  
 在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百官  
 之權在二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  
 部科爭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  
 福作威二豎弄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三年

奏

日

川〇文

劾魏奄疏

天啟元年

主事 劉宗周

出陰

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遂誅臣三人  
罰一人皆出中旨勢將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  
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闖豎乎且朝廷之上國法未伸請戮崔文  
昇以正弒君之罪戮盧受以正私交之罪戮楊錫李如禎李維翰  
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  
以正棄城潰逃之罪急起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  
元薦李朴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天啟元年

七

陳時樂疏

崇禎元年

順天  
府尹劉宗周

陛下屬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饑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痺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元年

奏

十一  
文

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頽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許謬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子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悞且陛下所學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

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是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  
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天  
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  
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  
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  
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  
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  
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  
舜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元年

三

川一七

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無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湯罪已與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便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票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縛文吏如孤雛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漸使恩威錯置文武皆不足信乃專任一二內臣闕以外交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悞國者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註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鉞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歛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因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炎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輔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輔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成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且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况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遠人自服于羽舞而有苗來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白乎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三

X 七 11

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猶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己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術術開名政體歸叢墜天下事日壞而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日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朝廷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聖

八十一

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報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生靈益塗炭一旦天崩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維新之化方與二三臣王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黷坐辜使朝宁無吁咈之風此闕於國體人心非淺解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輕改作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才以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正懦帥失律之誅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

已已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槩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蹙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問以逗遛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日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成或去豈昔爲異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四三

八又

斯言實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絲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遺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置撫按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

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今日刑政之最列者成德傲  
吏也而以贓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  
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之獄或以誣告坐何以不  
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  
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  
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温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體仁之謂也

明臣奏議

卷之十

崇禎

四

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壞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號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宏光

聖

既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旣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

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  
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棄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鶻突  
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  
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宋

宋

劾馬士英疏

宏光

劉宗周

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宮銜世  
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  
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  
矣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  
而閣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  
立國之本紀已疏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  
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  
桀驁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洵  
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  
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勲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  
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宏光

畧

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  
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  
陽消長之機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  
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  
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宏光第一美政

一曰修聖政毋以近愆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出自天子所謂喪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二元惡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勳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宏光

哭

卷之十一

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徇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嘖有煩言雖衛臣有不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謂急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釀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而高黃二鎮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以殺敵而自相屠毒又曰煩朝廷講和何爲者夫以十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必窮之術耳不稍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可以天下徇之已矣所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

請用劉宗周疏

崇禎十五年附錄

舉人祝

湄 海甯

宗周蕙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臣以司風紀孰與宗周宗周以迂蕙斥繼之者必洪泐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洪泐便捷之夫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真邪乞收還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

明臣奏議

卷之十二

崇禎十五年

四

川上

臣頃聞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元年

五

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論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卽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煎延弼一事耳廷弼旣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大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

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修哉

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妄取證哉總之東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五

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微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劄奪維垣不駭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猶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麟玉馳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五

古文

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麟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忤可勝歎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駭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

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墳簞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劄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

七

明臣文

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

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千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宁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以仁義道德爲不經以刀筆簿書爲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歛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擥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諂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五年

語

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眾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

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緩急安得士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鱸魚鼈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參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臣則就驅者必驚駘之骨今諸臣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五

才不在廟廊則在林藪臣所知識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寬仁宏宥在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餽覈則下樂囂險上喜告訏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

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  
殺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  
堂如楊嗣昌者宣天督臣盧象昇以父殞在途搥心飲血請就近  
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  
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君卽使人才甚  
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孽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  
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欵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  
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  
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新甲守制不終走邪  
徑託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  
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十一年

五

四七六

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  
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  
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

權國計疏 崇禎二年

戶部 畢自嚴 淄川

自遼餉外爲銀三百二十七萬八千有奇今薊密諸鎮節省三十萬尙應二百九十四萬八千統計京邊歲入之數田賦百六十九萬二千鹽課百一十萬三千關稅十六萬一千雜稅十萬三千事例約二十萬凡三百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而漕運相沿所入不滿二百萬卽盡充邊餉尙無贏餘乃京支雜項八十四萬遼東提塘三十餘萬薊遼撫賞十四萬遼東舊餉改新餉二十萬出浮於入已一百十三萬六千况內供召買宣大撫賞及一切不時之需又有出常額外者乞救下廷臣各陳所見

10111

明臣奏議

卷之十一

崇禎二年

三

川

明臣奏議卷之十一終

